

呂明德先生文集

第十二册

卷三十四之二十六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語錄

論語問答上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伊洛大會語錄

先太傅六載居洛爲伊洛會與諸門下士講求身心之學每會問答各有語錄凡十數卷經洛陽寇變不肖從灰燼中檢錄十存一二攜負河朔及寇北渡不肖徒步南歸殘缺尤多因輯四書問答叙次成帙次及孝經性理史鑑人物學問內外各款得若干語嗚呼海內同志仰望前徽者幸吉光片羽爲後學津梁謂不幸中之尤幸也則不肖之罪戾滋懼日深爾璜琳敬誌

論語問答上

宋懷橘問其爲人也孝弟章

先生曰其爲人也卽下文其爲仁之本與之仁仁者人也其爲人者其爲仁者也上下兩爲字相照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止孝弟一節乃其爲仁則必以孝弟爲根本謂孝弟是爲仁之本非謂孝弟是仁之本

李毓楠問孝弟爲本豈爲仁爲末乎

先生曰非也仁猶木之種子孝弟猶木之根爲仁如統一木而言其爲種子根幹枝葉花實皆木也然而幹也枝也葉也花也實也無不從根生故以孝弟爲仁之本

論本之本則根又自種子生程子謂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正與有子之說互相發胡雲峰謂程子之言補有子之所不及信然

荀良翰問孝弟爲仁之本是推廣之以仁民愛物否先生曰仁不專言仁民愛物亦不必說到推廣鄒南阜云只立了此愛親敬長一點念頭而天清地泰萬物咸和機趣時覺在腔中藹藹有生意故天下有孝子悌弟襟懷不患無仁人事業

劉介問弟子入則孝章此章看行有餘力是弟子全副精神緊要處在學文蓋謂弟子於孝弟謹信親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愛不過目前近易事容易盡故行之多有餘力其所餘之力全用之于學文謂文是終身學之而不盡者是否

先生曰如子之言是從今之學者起見耳不知古之學者全以行誼爲重如孝弟謹信等事一日行之不盡終身行之亦不盡且此數者蒙養作聖根基盡在於此孝弟者大人愛親敬兄之仁義也謹信者大人之言道行修也親愛者大人之容衆親賢也雖堯舜克諧底豫允恭溫恭急先務急親賢亦不過此安得謂目前近易事張南軒云當以是數者爲本而以其餘力學文甚有見

盧從心問餘力是暇日否

先生曰猶言暇日非謂餘力爲暇日也如我有十分精力用得九分此一分卽是餘力便卽學文如一盂飯自食九分餘一分與人食畢竟是自食多與人食少

楊鏞問然則學文輕乎

先生曰學文正爲德行地非獨考驗所行得失必親師取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涵養德性使不徑情不差謬不偏倚不太過不及始成其爲孝子悌弟仁人君子不然或流于悞謬偏頗矣學文原不輕但以德行爲本耳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明學亦不可一日而不

講
李新命問此章所重何在

先生曰重孝而弟而謹信親愛而學文皆自孝之一念生出三則字最宜玩味

又曰看三則字語脉最緊是一件不了又一件直不令弟子曠廢精力耳有兢業黽勉惟日不足之意若謂行此數者有暇日方去學文幾終身無學文之日矣

李毓楠問聞政章舊解子禽疑夫子之求子貢以得字破子禽之陋固未爲的或云子禽見當時夤緣扳附曾不足動邦君一盼而夫子所至輒蒙尊禮

故以求與兩下作疑子貢直從夫子身上描寫全不在人分上着半點精神分明說夫子不求人而人自求之吳因之曰夫子之聞政人自求之耳而夫子實無所求也一節只是不求二字楠據膚見此正是聖人聞政之神當時夫子與邦君晉接感者不知受者不知兩賢從旁察識而體會商度終未敢定子禽認以爲求又意以爲與子貢指以爲得轉亦云求總見其聖不可知過化存神妙于莫測故兩人俱執着不得也未知然否

先生曰凡言求者求彼之與云爾然未能必彼之與不

與也凡言與者以彼與此云爾然或因此之求或不因此之求而權在彼也今夫子聞政以爲求則夫子未嘗求以爲與則邦君何知與求與俱着不得而要其神化感人之妙則曰夫子之求之也謂其權在夫子不在邦君也 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夫子亦不自知邦君亦不能知只是太和元氣流行四時而和風其雨霜肅雷震一天而已人曰戴天而不自知其傾戴感動有如斯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溫良恭儉讓夫子之感德亦不專指此五者此五者亦不專指容貌如莊子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也

消有遊于聖人之天而不自知有不可名言處 又曰夫子既必聞其政邦君何不終授之以政輔慶源云好德之心固有而易動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

張祖恕問禮之用和爲貴大意

先生曰此非辨禮與和蓋爲世之廢禮者坊耳自有天地萬物人倫日用而禮行乎其間矣世道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如脫去禮法縱恣任情借口于和而不知節卒至決隄壞紀三綱淪九法教邪慝生禍亂作皆緣不以禮節之而起所以孔子論仁必言復禮有子論禮必貴禮中之和而賤禮外之和蓋爲世道人心治亂之關所

係非特辨禮與和之是非也

李正傑問節和有辨乎

先生曰禮者敬而已矣敬之規則截然處卽節節中自有和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和者天下之達道故小大由之載號載呶屢舞傲傲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故不可行

劉介問和是可由而不可知者知和而和病在知乎先生曰不著不察謂之凡民和固出于天性自然不假知識然性靈豈是昏昏冥冥特不落情識意見耳惟而和者非故連知和之知亦非如謂可由而不可知雖從

亦是如此說畢竟尙隔一層

吉詔問和是吾心安處不假安排勉強否

先生曰是須知行禮時固出本心安處不假安排勉強然亦有安閒順適生惡可已手舞足蹈意思在

王澤弘問今之孝者章註云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何異似說得太狠又有一說將犬馬去養父母是否

先生曰以犬馬比子則可以犬馬比親則不可卽說以犬馬養父母難道養父母必要殺犬馬以人情言之犬尚可殺斷未有殺馬以養要看上下兩能字還是以犬

馬况人子如云今之孝者不過能養而已若止論養不
但人子至於犬馬皆能養人如犬守夜馬服遠皆是但
犬馬止能養而不能致敬若人子能養而不敬又何別
于犬馬之能養正是以犬馬之能養悚動人子良心處
劉紹周問温故而知新有謂故爲故物指德性言有
謂故者舊所聞指聞見言
先生曰說德性少不得聞見聞見總以涵養德性還是
就德性邊說多

又問工夫只在温故否

先生曰知新的工夫較温故還多些與中庸上一樣看
予嘗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是知新的工夫
劉介問十世可知子張欲知來夫子告以知往似不
相涉竊謂四可知也俱作前知謂殷因夏禮其所
損益俱于夏之末季可知流弊當如何損益不待
易世後始知也何如

先生曰子張欲知來夫子亦言知來特因既往以見來
之可知者不過如此如子所言夏殷亦作知來想頭自
好只可作題中幹旋生意還依舊說既往爲是繼周以
下卽是知來

劉標問舊說因革損益是否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先生曰此章只有因字無革字且損益亦只是因中之損益耳因字最重朱子云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

孟瑛問聖賢此章大意如何

先生曰子張之問益亦有慨于世道變遷靡知底止意亦欲有以維世耳夫子則謂世道之日趨日下惟禮可以維之因禮以定萬世之經損益以通時變之窮世道之所以常治不亂反亂爲治者恃有禮在耳禮是聖賢持世帝王經世大本領

任法祖問林放章有謂奢非本儉亦非本猶爲近本

有謂儉卽是本孰是

先生曰林放問本夫子却不告以本而告以近本乎儉是簡約朴實其曰與其奢也寧儉特謂非禮之全體耳非謂此爲近本而別有一本也本猶根本張本之本奢儉亦勿認作奢多儉少益奢是繁縟儉是質實質實非本乎辟如一縑質素加以彩色其質素非本乎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就禮之最痛切易曉者抽出言之謂儉非本謂戚非本耶

吳治平講無爭章重無爭遂于末句幹旋曰其爭也依然無爭之君子

先生曰此章政當于其爭也君子着眼何也天下事外重者內輕內重者外輕凡人之爭富貴爭名位爭財產爭毀譽榮辱爭方隅意見皆爭之所也惟君子無之此所字與所其無逸之所同如謂君子渾焉與世相忘漫無所事則亦清淨無爲釋老之教然耳世亦何賴有此君子須知必也射乎以下最重 又曰其爭也君子所爭何事衆不能答

先生曰爭卽爭此揖讓也揖讓也者禮而已矣天地間有禮則恭無禮則否禮存則治禮亡則亂以爲仁則復禮而天下歸仁以爲國則能以禮讓而國治故爲世道

人心所爭甚大此外自不必爭且不屑爭又不暇爭惟能爭所以見得無所爭故曰其爭也君子而他人皆不能及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以此 又曰孟子謂君子以仁禮存心是君子所爭者要知舜之法天下傳後世自不屑與橫逆爭耳仁禮字與此章揖讓正是一理 楊世滋問揖讓而升下而飲二句是始事有禮終事有禮否

先生曰以揖讓字貫謂揖讓而升而下而飲也作三疊看

劉介問巧笑章有重禮有重詩有重素孰是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先生曰當以素字爲主子夏原有重素之心特因爲絢二字發問猶云一素足矣又言爲絢何爲夫子以微言點醒見得千紅萬紫總是素後點綴必有爲之先者子夏遂恍然悟于禮後禮後亦非說壞了禮若謂禮必有爲之先者云爾此論適逗着夫子寧儉從先素心故曰起予者商也聖賢重素之心一也

吳治平問足則吾能徵之矣有謂吾言足則吾能徵之是夫子以文獻自任意是否

先生曰要思夫子此言是何意蓋爲吾從周而發也與周監二代吾說夏禮二章同看玩文獻不足二句隱隱謂周之文獻旣足而可徵有舍周何從之意非徒慨嘆夏殷而已

呂薦問此章似爲維周末文勝而發若謂我周本監二代而尚文當此煩文之日不復見周之初亦由不見夏殷之遺夫吾豈不能言夏殷之禮哉而無如世之莫我信也皆文獻不足故也

先生曰周末文勝必非周監二代之文從周卽從二代所遺之忠質耳二代文獻不足周豈文獻不足乎維周從周原無兩意

吳治平問旣灌章舊說未灌誠意未散旣灌浸以懈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一
怠是否

先生曰子知灌何時乎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既奠然後取血嘗實之于蕭以燔之求神于陽灌乃禘之始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全不欲觀非前此猶有可觀也然不曰不足觀不屑觀但曰吾不欲觀聖人之言何等渾厚若誠意未散及浸以懈怠等語雖朱子補出亦不必露

任法祖問人之過也一節人字若單說君子與各字不合若兼小人又與觀仁不合請問

先生曰人字須兼君子小人說至觀過處宜云其不足

觀者無論矣其可觀者卽當設身處地原其受過緣故則仁人孝子忠臣義士之用心自有可原處

吳洽平問忠恕果卽夫子之一貫耶抑夫子別有所謂一貫耶曾子特姑拈此使人易曉耶

先生曰忠恕而已矣此外更有何物

又問宋儒天地聖人忠恕之說何如

先生曰天地聖賢夫婦同此忠恕耳天地爲物不二故元氣流行化育萬物此天地之忠恕卽天地之貫也聖人至誠不息故盡人盡物贊化育參天地此聖人之忠恕卽聖人之貫也賢人亦此忠恕但或勉強而行未免

有作輟純雜之不同故有貫有不貫而其貫處卽與聖人同卽愚夫婦亦此忠恕但爲私欲遮蔽不能忠恕卽不能貫或偶一念一時忠恕卽此一念一時亦貫而其貫處亦卽與聖人同只是各人分量不同其貫無兩忠恕

治平又問

先生曰譬如一顆明珠聖人如在衣外炯炯不昧一室之中光輝四映賢人如在花紗衣內立一室中其有花處未免遮掩其透露處自是光輝外現而其外現處與聖人何異愚夫婦如衣裘懷珠全無光彩時而掀揭衣

時亦有一處照映而其照與聖人何異

李毓楠問一貫道理甚大忠恕何以能盡一貫

先生曰忠恕只是一箇心實心爲忠實心之運爲恕卽一也曰而已矣則已貫矣言此外更無餘物也道何以言吾道人同此吾也道不遠人也忠恕何以能貫忠恕違道不遠也他日亦以一貫語子貢而及其問終身行則曰其恕乎恕非一乎可以終身行非貫乎

馮瑞期問先儒解一貫如串之貫錢如何

先生曰固是但如串之貫錢是從直處說不曾從橫處說此一貫譬之蒸籠一氣呵成無不透熟又如春氣發

時萬物無不萌動發生且一貫非以此之一貫彼之萬
天地間山河大地虛空上下總是一氣包羅卽總是一
箇太極此一貫之旨也

又曰朱子云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在聖人分上日
用千條萬緒總是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更下不得
推字要知天地只是一箇無心的忠恕聖人只是一箇
無爲忠恕學者只是一個着力忠恕此言甚有分曉

又曰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個太極一貫也夜爨火滅
對燭索食不知燭卽是火及一點醒卽燭卽火是一是
二一貫之唯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唯

後之忠恕也此章道理至顯明至平常看作深奧不解
費一解說不得

呂兆琳問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說一貫曾子
說忠恕却是二了

先生曰忠恕只是一而已矣是貫蓋忠是盡心恕是如
心只此一心何處不貫曾子平日得力在此故隨口拈
出設若止云夫子之道忠而已矣亦便罷了比如說天
地是不二又云博厚高明悠久及陰陽健順等字殆又
不止於二矣然論理只是一箇比如一人或呼名或呼
字號或呼官職總是這一箇人隨其所見而得名政是

智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謂仁卽此意也

又問設若夫子止說一貫而無曾子忠恕之解則一貫是何物事

先生曰夫子嘗告子貢以一貫而未明言其所以他日子貢問一言可以行終身非一貫乎夫子曰其恕乎則已自詮一恕字矣又曰主忠信主字也是一字之意至如說學者有學者之忠恕聖人有聖人之忠恕殆屬支離

又問告子貢之一貫主知說告曾子之一貫主行說先生曰非也知行二字原分不開古人致知原爲力行

地知處就是行處近儒專以制舉爲事全未身上體會故截然看成兩件其實差了

劉紹周問夫子之文章謂文章卽性天之流露性天卽文章之根原何如

先生曰如何是流露根原要把文章性道看得是一是二昔晦堂問山谷曰子聞木樨香乎曰聞曰吾無隱乎爾予以香卽夫子之文章也其香必從根本上發出來這根本處卽夫子之性與天道發出香來亦誰人不聞得卽文章可得而聞若言其香之根本人便不解卽出其根以示人人亦誰識其香于何在此性道不可得而

聞也此正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當與予欲無言章參看文章是無言的却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既爲夫子之言的却不可得而聞此中正可理會是子貢悟入無言後語

朱時薦問夫子之文章一章

先生曰文章性道原非二事子貢學到悟處乃有此解夫文章原不曾盡現之言學者却可得而聞性道則夫子明言之矣學者反不可得而聞此其故何也意者文章夫子無行不與故可得而聞性道非他即此文章內日用庸行事物所蘊藏之至理也此處暗聞聲臭俱無即終日發明不過說得性與天道之影子耳夫子言之學者亦以言求之故夫子雖言之而學者不可得而聞

呂薦問未聞性道可謂得聞文章否

先生曰性道即文章之原本非有二也昔有講吾無隱乎爾皆未透惟一僧指庭中木樨曰爾聞木樨香乎皆曰聞僧曰吾無隱乎爾木樨之可聞者人誰不聞之若有言木樨之香如何其性如何其本原于天之道如何倘非心自領畧豈能有聞是故夫子曰予欲無言時行物生天何言哉

王玄琚問自牖執其手之義

先生曰先儒以爲伯牛家以君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豈人情哉旣以師弟之情往問其病忍牖外視之而不入其室乎蓋牖乃通明之處夫子于通明處看其手以決生死至見手而知其不起故有亡之命矣夫之嘆

兆璜問何事於仁有云何止於仁有云何必從事於博濟而爲仁何如

先生曰事字作止字未妥還宜作事字看必也聖乎非謂聖必可能也只是折衷於聖之意然聖如堯舜而猶有病也謂不足盡仁乎又問猶病還是心量難滿否曰照上文還是以博施濟衆爲病於本文爲順

石岳問曾子有疾章

先生曰曾子有疾是博孝之切要處蓋孝惟一敬戰兢十二字正是曾子得力工夫故于臨終呼告門人啟手足非爲不敢毀傷不敢毀傷特孝之始耳人之生死驗于手足今人看手脉古人亦看足脉啟手足以決其必死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言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言畢又呼小子叮嚀告戒之意至詳切矣

楊英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云守死在節烈上講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四
是必死之意只是論死得當不當耳又有說從好學來其理已明只是守之極確非真必死也

先生曰還只是守之確如所云不變塞及遯世不悔之意原不在節烈上講與見危授命者不同觀下面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政是善道之事 又問天下有道何指賡颺拜稽是否曰此道字人多涵看了不知道字不可當治字看治是君明臣良世界已好道是吾所具的道理當此時可以表見出來纔以此道做出明良事業蓋具之一身則爲吾道而有于天下則爲天下之道此如朝堂之事吾以道論必如何處置如何結局果然一一

如吾忖料便是有道則可見如吾意其如是而皆不如是與道不合便是無道

張祖恕問顏淵喟然章時說此章前後原非兩意只是寫他悟後贊嘆劈頭喝起高堅前後止是欲從末由光景下二節言是豈夫子無所教于回而回敢自棄于夫子之教乎然而卓立之後雖欲從而與之爲一則彌高彌堅在前忽在後末由也已如此說似顏子究竟無得於道但歸之末由不復用功矣大全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

博以文約以禮方有所捉摸見得聖道之卓然有
立與初之仰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
能進而從其卓爾者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
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如此說則卓立是顏子實實得道處其曰如者非
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故以
如言之而欲從末由則正顏子未詣聖人處亦非
歸于末由而不用力也正欲從容涵養勿忘勿助
以俟其化之自至耳何如

先生曰此是顏子深見聖道之妙而實體諸已實體諸

已而愈深見聖道之妙故有此嘆自仰之彌高至末由
也已俱是喟然嘆非獨首節是喟然嘆

又曰道在夫子實在我高堅前後求之而不可見求夫
子之道于夫子而不求諸我也夫子誘以博文約禮而
謂之博我約我夫子誘我無求道于夫子而求諸我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我乃知夫子之道在我而實求諸
我也如有所立卓爾求道于我乃實見夫子之道于我
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我欲與夫子之道爲一也欲從
末由所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正是得一善拳拳服
膺而勿失正是終日不違語之不惰正是吾見其進未

見其止工夫不容已處

恕又問博我約我似與博之約之不同彼主學言此
主教言言開擴我之聰明則以文束檢我之身心
則以禮至竭才字時謂才力至此消融殆盡似不
如只作博約工夫說言致其博而歸之約者既竭
盡而無餘也其所以竭者即在欲罷不能一句中
未知是否

先生曰博我約我謂文是我文禮是我禮夫子只就我
一指點之云爾以文禮爲天下文禮而我博約之非善
誘也以文禮爲我之文禮而博以博我約以約我乃是

善誘未博之而先約之既博之而不即約之非循循善
誘也以文爲禮之精華而先博我以開其知識以禮爲
文之束要而隨約我以歸于天則乃是循循善誘又曰
既竭吾才實見得文吾文也禮吾禮也才吾才也到此
地真箇歇手不下將我自己精神力量竭盡無餘以畢
赴之與夫子發憤忘食好古敏求工夫無異 又曰冉
有見夫子之道于夫子而不求諸我所以力不足所以
盡顏子見夫子之道于我而求諸我所以既竭吾才所
以如有所立卓爾

維詰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聞道係四十五十于後

生之下者言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十五十無聞始不足畏及此時而有聞焉猶未晚也衛武公耄矣而箴儆不倦是故人之生也以得聞道爲幸

先生曰人生自少至老無時不可聞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伯玉艾而知非武公耄而不倦豈謂四十五十無聞遂可自己 又曰四十五十無聞何以不足畏謂前此既不用力今後又復自畫乃不足畏耳于此發憤進修仍自可畏

犀問年四十而見惡常說是終身品格已定不復有進思伯玉五十知非武公九十知儆看來正是夫

子勉人一段婆心若云年四十猶有進德之時雖見惡于人其遂終也已何如

先生曰四十見惡正謂不肯猛省改圖故曰其終也已一傷之也一激之也傷傷其終也激激其不可終也非謂四十以後遂無進德修業之時

孟瑁問君祭先飯之義

先生曰先儒以爲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膳夫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凡說書只是要情理通去如以我輩立君之前君未食而已先嘗恭乎不恭乎只是夫子于君祭之時進諸品物而先之以飯正首五穀重民食之

意至若自奉其役而不違安處則不敢當客禮意也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五

語錄

論語問答下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伊雒大社語錄

論語問答下

吳治平問先進於禮樂章先進後進作前輩後輩如今反謂之野人君子是否

先生曰先進猶言前輩輩字訓不得進字故曰猶言進卽趨也尙也且野人君子俱非人言只是大畧想像前幾輩趨尙于禮樂者朴實無華似是野人後幾輩趨尙于禮樂者華美繁盛似是君子

史載問先進是周公制禮作樂之時否

先生曰非也此就孔子以前百十年之時云然卽今人所謂成弘時也若周公禮樂誰敢以爲野乎然先進朴實處亦尚存周公遺意在故必從先進

楊鑣問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似是設言如我得時行道用之經世則必從先進如何

先生曰如用之勿泥用世卽用以淑身用以經世都有若只作用世便偏所謂如者蓋云如他人用則必從後進矣如我用之則吾必不從後進而從先進如非設言猶言至如云爾

石岳問此章言從先進是從質又云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却又從文何也

先生曰從先進是從質質中亦自有文若周監二代之文決非後進文過其質之文文質彬彬君子也從先進與從周同意

劉標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說歸吾之仁有說各歸其仁不知是否

先生曰據註云歸猶與也又解與爲許字便太膚淺余意以歸猶服也如心悅誠服之服吾一日已克而禮復自然天下皆服吾仁原是實理實事比如有兩人于此交易一持大稱必欲多取一持小稱必欲少與彼此定

是不服有人持一平稱兩人却都心服了就此看來一念仁則天下歸我一念一事仁則天下歸我一事不如此人决不歸此是一定之理又問一日從積累來說止就一日說日止就一日說豈但一日就一時一刻亦莫不然蓋終食有終食之一日終身有終身之一日只是指其機之最捷者言天下字亦不必泥如一堂之上就是天下景象或對一人對一家皆是只言其理之通者近可以該遠小可以括大非盡人而始謂之天下也

姚賡唐問克已復禮已字不可以私欲字訓下邊非禮卽釋之也克字亦不可以去尅字訓下邊四勿

卽釋之也視聽言動之非禮便是未克之已其一稟于禮便是由已之已結則成冰釋則成水正非二件未知是否

先生曰已不是私欲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訓已爲私欲下文四非禮卽是私欲卽是已四勿卽是克已又曰已有氣質之偏有意見之謬有黨羽方隅之相喜怒刻忌之私有耳目口體之欲雖有精粗皆是私欲又曰爲仁由已之已卽克已之已身有病痛須要醫治自己身有病痛須要自己醫治豈有二已又曰由已非但言工夫在我克已工夫須由得我由有打起精神猛

省憤發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得之弟愛我不能助其力惡我不能阻其進之意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賡唐問仲弓節出門至無怨總是一件工夫首二句重如字仁之惺惺而不容懈已所二句重勿字仁之肫肫而不容間無怨二句重無字仁之合體而不容忤此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正是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正是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心兢業祇畏無時刻放下然後私意不萌欲立欲達與人同欲邦

家無怨必體驗到此始爲一私不留萬物一體之學又曰惺惺不容懈肫肫不容間合體不容忤此是文字湊泊語大抵是居敬爲主而行簡以臨其民皆在其中

郭希銓問浸潤章原是問明夫子旣言明却又言遠何也

先生曰遠字就在明內看出只是明之至非謂于人情難破處看破而萬事萬理都能照見之謂比如格物格字只是窮至事物之理故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則可謂遠也已矣即可謂明之至也非另深一層

姚賡唐問樊遲問仁章或謂遲一聞舉錯二語已領

悟了故見子夏故隱問仁不言專言問知藏頭埋
面以試子夏相印證耳子夏卽嘆其富則言知而
仁卽在中知仁合一之妙的然不爽此說未知是
否

先生曰古人學問必求徹底透亮故樊遲一問再問三
問而不肯已若說已領悟了又藏頭以試子夏是尖巧
人美口頭耳必不如此大率樊遲必欲透徹如何舉如
何錯如何使之鼓舞方法耳子夏富哉言乎之意蓋謂
此夫子磨勵世道人心大機權非獨論道理論學問卽
古帝王仁天下大道理亦不出此故謂之富非獨謂言

知而仁在其中爲富也

徐琦問可以爲難節一說克伐怨欲之私若只是潛
發潛制百發百制如障橫流如馭奔馬儘是箇苦
難的工夫但說個克伐怨欲必定還有此四者之
名目還有此四者之強制仁有此乎吾不知也一
說聖門求仁工夫正有遏欲一法克伐怨欲到不
行的地位工夫與克已何異而世儒只因仁則吾
不知一語遂以強制之說病之把難字一併抹殺
不知吾不知最可味蓋功夫實到得手地位則本
體中之離合實在自參自悟更不必問途于他人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故不曰未仁而曰仁則吾不知正是點化他處琦
意前說將難字說壞然玩仁者先難後獲則此難
字當無甚病痛后一說于本文口氣若順然講仁
則可似于答憲之問處不甚緊醒未知孰是

先生曰克伐怨欲何如不行築堤障水終慮潰發工夫
較苦難不行與克已不同克已是從源頭處克不行是
從未流上強制又曰難字不知字雖說得婉實抑之也
仁者先難與自參自悟不必問途他人等語終隔一塵
又曰強制與勉強而行之強以禮制心之制何異但在
未流強制不如在根本作工夫耳

楊世滋問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從來講愛
忠專指爲父爲君者言愚謂當推開說如愛友必
勞以箴規愛君必勞以圖難卽天心仁愛人主必
謹以災異而父之愛子特其一也如忠爲人謀必
誨以籌策忠爲交友必誨以切偲卽人主忠心教
人必定以善道相誨而臣之忠君特其一也但忠
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只就本文字義發揮不必
着君父等字只要知勞不是教教是我施勞是彼
任也誨不是諫諫者激烈之事誨者委曲之道也
愛在人故曰愛之忠在己故曰忠焉字字當玩未

知是否

先生曰愛必勞忠必誨自是慈愛忠誠必至之情放手不下故曰能勿言其情必不能自己也指爲父爲臣說不差只就愛忠二字渾發更老 又曰勞字較教字切誨字較諫字婉然勞之來之皆所以教直諫曲諷皆所以誨亦無甚分別 又曰人之常情徃徃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蘇氏云愛而知勞其愛深忠而知誨其忠大二知字甚有意味

徐琦問成人章大意一說首節是養次節是節上下須一意貫串蓋禮樂以忠信爲本正因忠信是子

路所素具者點醒之耳一說進子路處全在禮樂下節舉其所已能者正以見成人自有極所以激進于禮樂也一說問成人與問善人都非其至處夫子姑從所問而抑揚其詞還要子路于此竿頭進步固非止望以今之成人亦非但進以禮樂也只看一若字亦字便得口氣此三說者未知當從何說

先生曰成人二節一以涵養勝一以節義勝二者並重然節義是涵養根本且以維持世道表正人心在今之時世斷不可少此一流人又曰首節成人如泰山青峰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羅列元氣磅礴次節成人如華山孤峰聳立上插雲霄
造詣畧分生熟品格實無優劣又曰兩節亦可以爲成
人非有不足之意蓋謂爲天地之完人踐形盡性甚難
此亦庶幾焉耳所謂賢人君子之流也由此純之則美
大聖神誰能域其所至又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二見
字最緊要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方能如此不忘是生
平所期許者雖久必踐子路或未必能如此謂是子路
所已能者非

琦又問子路不耻緼袍似思義結纓臺下似授命無
宿諾似久要不忘何謂子路未必能如此

先生曰緼袍結纓近思義授命矣然亦未知子路見得
道理分明應如此否觀何足以戒及柴也其來由也死
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等語
得毋子路于道理猶有未必見得分明乎無宿諾近于
久要不忘矣然平生之言必有期許于道德事業者不
獨與人約信而已觀浮海之喜絕糧之愠等事得毋子
路尚有忘生平之言不必盡踐乎

琦又問文之以禮樂句時說兼衆善而飾中和琦意
衆善原屬天性如何可兼只是隨人各具所長各
要文之以禮樂未知是否然禮樂有說禮卽三千

三百之禮樂卽五音六律之樂所以陶鑄氣質以歸于德性故曰立於禮成於樂有說禮樂卽吾心之中和文之以吾心自然之禮樂使盡化偏駁做到中正處盡化乖戾做到和平處二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若臧武仲之知四語成人亦不盡此四者亦不必兼此四者雖有其一而文之以禮樂亦無愧于成人又曰武仲諸人雖有所長多有偏駁乖戾到文之以禮樂自無偏駁乖戾又曰禮只是吾心中正樂只是吾心中正和平三千三百之禮五音六律之樂正所以養吾心之中正和平非有二也若無三千三百五音六律禮樂從

何處下手若無吾心之中正和平三千三百五音六律祇是文具

楊世燦問子路問事君一說人臣事君不求信吾言宜求自信此心以自信之心去事君自可格君有時未格斯犯顏而諫之亦此心之不容已也一說勿欺從誠意上說觀大學一誠意卽能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想事君亦不外此此說是否

先生曰勿欺者所以自靖也以道自靖不徇己之欲而犯者所以自獻也以道事君不徇君之欲 又曰不徇君之欲何以爲犯忠言逆耳利于行有言逆于汝心必

求諸道逆耳逆心皆謂之犯 又曰勿欺非是要犯始
無欺乃無自欺學問修之家獻之廷耳本之以正心誠
意引之以當道志仁純之以盡忠補過將順匡救勿欺
與犯只是一事

劉介問蘧伯玉章舊說夫子何爲之問夫子明知他
平日所爲特問使者看他如何置對介謂歲月不
同各人事業自有日進原拘不得平日况知而故
問亦非聖人至如使所對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却不曾道他奇警處且語言又甚簡便夫子何故
誇他竊意使言原謙聖言亦非誇也使只實實說

蘧大夫汲汲皇皇求得無過一副心腸與日俱無
窮而已夫子因他說的是了恍惚蘧大夫臨前一
般故曰使乎使乎若謂誇使似非本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是古人學問汲汲皇皇戰
戰兢兢日求損之又損洗心退藏之實學非伯玉不能
存心如此非使者不能知伯玉之心如此聖賢知己相
契之素心被使者道破故亟稱之故曰欲使學者常存
此心爲進德之本也

楊世滋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先
覺二字旣不可說事後方覺亦不可說未事去覺

益迎而思曰逆意而度曰億觸而應曰覺逆億有心是以我去照物覺是自然物自現于前逆億亦在先然我先以詐心疑心待人覺雖非爭先于人而人不能詐我疑我卽是先是賢乎猶云如此方好未知是否

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誠也先覺明也誠則明故爲賢 又曰逆億如人在室外射覆室中之物先覺如懸鏡當室物來自照此非素明乎理而湛然虛明者不能也 又曰逆億與先覺所爭在毫髮逆億者是人未必詐未必不信我先疑彼先覺者是人已欲詐人已欲不

信我隨卽能照不墮彼之術中耳 又曰以意見爲主而與世爭覺是後以理爲主而虛中含覺不與世爭是先我與世人爭是亦世人也是不賢我不與世人爭超然世情之外別有安身立脚如振衣于仞之上是賢

李毓楠問修己以敬章謂一修己自然就安人安百姓堯舜猶病正病其己之未修也何如

先生曰自然之說最足誤人修己以敬固要到安人安百姓地位但不是只修了己人百姓自然安也三以字一樣看修己要以敬修己要以安人修己要以安百姓只安人安百姓俱修己中事堯舜猶病正病人百姓未

安非病已未修也修已有修已的工夫安人有安人的工夫安百姓有安百姓的工夫難道說只修已不去安人安百姓便叫做人安百姓安也

徐琦問一貫節一貫在論語凡二見琦意吾道一以貫之說得寬不單在學上說此處一貫似單在學上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一無兩一貫無兩貫學問無兩學問兩章一貫總是一件物事

吳治平問九思章視思明二句耳目皆貫于心有耳目便有聰明此合下帶來的然主張在心而心之

提醒在思不思則心便管攝耳目不來卽大學心不在焉視便不見聽便不聞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君子方將兼照以爲明兼聽以爲聰而柰何使其昏昏瞶罔到此真是可畏可惕此所以思不容已未知然否

先生曰君子有九思思者思其理也洪範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君子之所以作聖也只是戒慎恐懼兢兢業業無時無事而不省察耳如視思明便思如何當視如何不當視如何是明之理非謂欲兼照天下而後思明也聽思聰以下倣此 又曰九思只是一箇思非思一件

又思一件亦非將一思分作九件逐事用之此中有大頭腦用功處雖隨事省察却有極靜定一箇主宰在

薦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此兩種人亦有優劣否朱子于首節謂顏曾冉閔之徒能之于次節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則伊尹太公非必賢于禹稷者何顏曾之徒有遜于伊尹太公而孔子嘆未見其人耶說者又曰行義達道與丈夫章行義一例看謂孔子周流天下無非行義以達道也若然則從子而周流者非一人矣似于未見

其人句解不去敢問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一種人與求志達道一種人原無甚優劣但求志達道是明體適用之儒未有不能善善惡惡者見善如不及是修身自潔之士或未必盡能明體適用其分量亦稍差殊且遇合又難期必故一云見一云未見 又曰顏曾冉閔伊尹太公所謂易地皆然者也但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顏曾冉閔終未得志故謂行義達道未見其人此亦孔子思親見堯舜君民夢周公爲東周之微意云爾

薦又問行義二字對隱居看以出仕訓之若于行義

無當如照丈人章盡君臣之倫解之恐重講行義
覺于達道又相重叠不知當如何布置

先生曰仕不是行義仕而行此大義如出處不苟事君
盡禮使君臣大義昭然不至廢墮于天下乃是行義行
義不是達道行義而盡發揮其生平誦讀之素蘊以致
君澤民乃是達道

兆琳問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楊長倩曰當時若說曾
窺瞰何不中途預避之時說遂欲作無心看若孟
子瞰其亡也當作何解韓昌黎亦曰時當爲待古
音亦作待南人音作遲讀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所謂聖人涉世之善方猶龍之妙技也今玩其文
勢似亦當作有心看

先生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與瞰其亡同蓋曰時則似
乎其時偶然耳曰時其便有瞰之意在此是聖人極不
欲見陽貨而爲之善處云爾又曰及旣遇諸塗便有不
能避之勢到此亦不必避楊長倩曰當時若說曾窺瞰
何不中途預避之及韓昌黎時當爲待古音作待南人
音遲之說俱謬

兆瑜問性相近節朱子釋云性者兼氣質而言氣質
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遠

程子云此論氣質有美惡猶夫性善性不善之說也既論氣質又以初言此所謂性將有二解乎敢求明辨

先生曰氣質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性一而已一者善也性如水氣質如盛水之器器有大小方圓黑白潔污之不同水一而已性在氣質中如水在器中氣質已不同及落于習則愈遠矣就其相遠而本其初則曰相近非謂性僅相近猶有不同者在也與孟子性善之說無異程子只單論氣質之性耳不必深泥

兆琳問性相近也只爲近字連性字亦不明夫性本是一那容一近字此處正有可疑朱註所謂性兼氣質而言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二子之言如是因想古亦有啼聲一出已屬不善安可言性此昌黎論性所謂有善有不善也不知未生之前實性之始文王胎教亦正是防其習處此語雖微然却與程子性卽是理理無不善之說有合未知是否周季侯曰此處論性是從人習中撥出故說箇近字近字從遠字生出然時說皆非程朱之說琳意論理不妨過

刻其言自是但看者自宜圓活耳不知集註之言
果有病否

先生曰性原自善性善之說孟子已有定論近說多主
性無善不善之說又有性惡及性有善不善之說總不
出杞柳諸說範圍 又曰啼聲一出已屬不善只是氣
質不善非性不善 又曰周季侯云近字從遠字生出
亦是主性善說朱子註亦如此惟程說稍異然程子亦
云性卽是理理無不善未嘗不言性善也

徐琦問公山章若說爲東周是夫子欲往本意則此
借叛臣以施作用與主癰疽侍人何異琦恐東周

事業卽著而從叛臣之名終難贖也若說爲東周
是推開說原非明欲往之意然夫子欲往之心果
何心乎請問

先生曰夫子欲往公山弗擾之召與荅陽貨吾將仕矣
同意蓋夫子本欲爲東周事業彼之來召適逗其爲東
周之素心故勃然有欲往意雖然夫子未嘗不欲仕必
不仕陽貨之門夫子未嘗不欲爲東周必不往弗擾之
召

徐琦問不曰堅乎四句不曰字有作吾又不曾言字
看當夫子平日亦有此話有作不有所謂字看而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堅白字有指物說有指道德說有在夫子身上說
有渾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上云然有是言也下卽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或夫子平日有是語耳堅白不指
物不指道德亦不指夫子只論道理是如此虛虛描寫
而夫子之不受變于世隱然自見

犀問天何言哉節說者謂此節是夫子以化工之妙
點醒子貢處又曰四時行卽天也百物生卽天也
天道聖道一而已雖然孰從而知之不愈深何述
之疑乎

先生曰天只是氣氣中有理太和元氣流行四時發育
萬物無非天之氣卽無非天之理寒暑晝夜推遷禪代
飛走流動生生不息無一事一物不是天天何言哉此
理最明何謂孰從而知

楊英問宰予有三年之愛于父母夫豈不仁且日侍
夫子習聞孝弟之訓正非不知禮樂本于人心也
正非不知時物之足以感人也短喪之議夫何爲
者夫子亦不深辨禮樂亦不暇計時物只就不安
之心反復挑動其中必有深意

先生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人子至情肫切

惻怛不容自己處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所謂孩提愛親天性之自然仁之發也只以安不安反復挑動便知短喪之非不必更與辨論禮樂時物耳又曰宰予短喪之議或見世人有此議論有疑于心而質之夫子耳亦見古人質直處但予之不仁是責其如此立言爲不仁不必代爲隱諱

楊世滋問微子去之章從來泛作表三子之心看來有惜紂不能用之之意人知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周家之多仁人也而不知殷未嘗無仁人也不獨剖心之比于殷有而周不得有卽封宋之微子陳

疇之箕子亦殷有而周不得有但紂不能用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雖有之而不能有之也可慨已未知是否

徐琦亦問微子章有謂去存宗祀奴隱忍不去以圖後功琦意不必如此只是一忠感悟而已未知是否然此章大意一說或去或奴或死皆是感悟獨夫夫子原其心之同而曰三仁一說周家謂商無仁人夫子曰殷豈無仁哉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有仁而紂不用也可慨哉此贊嘆之詞一說此章專爲微箕分解蓋比干之死其心固見諒于萬世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去則似于忘君奴則似于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
總斷之曰仁一說或去或奴或死迹雖不同要皆
惻怛忠誠其心之無愧一也從未有表之者夫
子特表之曰殷有三仁焉未知孰是

先生曰三臣之行不同三臣之心皆爲君父起見爲社
稷起見爲殷先王起見所謂自靖自獻于先王故曰殷
有三仁言外亦有悲殷有三仁而不能用意 又曰孟
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可借作此章註疏

楊英問柳下惠爲士師固論直枉而不較去就若說

直道難容則近于詈世若說守道不變則近于自
譽欲求其以直自處又不失和厚口氣其道何居
先生曰孔子于視蜚鴈受女樂議季孟隨即去國惠三
黜不去亦是惠偏處但其氣象從容言詞婉摯不似他
人詈世自譽耳若曰我只直道而不枉道則固不必去
魯而適他國矣而其守正不阿有確乎不可拔者此其
所以爲聖之和所以爲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可謂和而
不流強哉矯

維禊問齊景公待孔子一節有謂齊景公原非斟酌
隆殺之禮以待孔子乃是自度其力量之能不能

耳病在不能用三字按孔子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觀此則知景公不爲也非不能也咏杖杜之詩景公可以愧矣畧陳固陋未知是否

先生曰景公不用孔子晏子沮孔子是他君臣識見力量囿于功利之習與孔子行道于天下之心不合故孔子行雖然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旣不能用何論待之厚薄

吳治平問逸民章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說者皆以和而逸籠統講過不知展禽由由與偕不避袒裼可以言和少連行事不少概見向講中倫中慮處概以和歸之似未爲然

先生曰中倫中慮是惠連言行合乎天理人心之正不亢不阿不矯不隨可謂之正而逸不可謂之和而逸

楊世滋問執德不弘章註解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世之輕重似覺蛇足夫旣執旣信似乎有道德不弘不篤又似乎亡道德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猶言不足爲道德之有亡也未知是否

先生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謂于道德不足爲有亡亦通但不如謂不足爲人世輕重更倣切 又曰所貴乎道德之士正爲世道日下斯文將墜人心不古此等人能推物表正耳若僅以曲謹自守而曰我執德矣又以二三作輟而曰我信道矣如此與不執德不信道者相去一間矣安能昌明正學修明道德不執意見不搖毀譽不恃勢利亭亭爲一世道明德立之儒乎如此必不能扶持世道繼統斯文表正人心故不足爲人世有亡耳此可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互發

兆璜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一章子張子夏二子之言

相反朱子云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似于二子之言均有所不足也又曰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于其不可者但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然齊氏曰拒則太迫何不容則幾乎無別雲峰胡氏曰拒之其交也不廣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至于副墨辨

不可字云約畧人品有三等賢善可也衆與不能是平常人在不可不可之間若不可者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的何必不拒又云子張引用二語大概說君子胸襟與物同體非所以論交也究論交道還以子夏之說爲正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似與子夏一邊合又曰汎愛衆而親仁又與子張一邊合嘗聞寧方勿圓寧寡勿濫抑獨何與敢問

先生曰子夏之論甚嚴子張之論甚大不可者拒非毋友不如己之家法乎但毋字渾融拒字峻厲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非汎愛衆而親仁之家法乎但孔子所論親切子張所論濶大學者當以子夏之言爲取友之法而渾其峻厲以子張之言擴與善之度而精其取舍朱子之論自當參看

張祖恕講大德章謂子夏非不欲小德亦謹但大者旣失小者焉能論故說苟能大德不踰閑雖小德出入於閑猶可也

先生因詰諸生曰此論何如僉曰從來如此說曰如此看先與子夏不合子夏篤信謹守觀其教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正是于小德處着力如何反說小德出入

可也要知出入二字是好字面踰字是不好字面祖恕
曰請詳示之曰閑者門中之木所以防閑出入者大德
既踰則小者皆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矣苟于大德處先
有把柄如主人翁不走旁蹊徑竇主伯亞旅臧獲廝養
誰敢踰此閑乎自然出入皆于是焉由之與孟子先立
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宋儒謂子夏之言
有病如此說却無病祖恕問此說有據乎曰大德卽大
德敦化之德小德卽小德川流之德踰卽孰得而踰焉
之踰閑卽閑先聖之道之閑出入卽誰能出不由戶及
出入是門之出入如謂大德不踰小德可踰則小德川
流之德亦可踰乎且踰與出入自不同踰謂跳也越也
出入謂由此出入也謂小德出入可也謂小德踰可乎
朱子曰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耳不當道可也此處
朱子原亦曾看得破

楊士英問功令遵朱甚嚴今作小德出入是出入于
閑之中不悖朱乎

先生曰讀書要明義理果有闡德翼聖能發前賢未發
謂之羽翼朱註不謂悖朱凡讀書果實見得是雖朱子
復起不易吾言矣

楊世滋問大德不踰閑章註謂輕小德而重大德吳

氏以爲此章之言不能無弊不知子夏篤信謹守之士豈是輕小德的蓋謂士能于大德不踰閑則小德皆包在大德之內矣卽一出一入當無不善出入字從閑字生體段旣立往來咸宜故曰可也非謂出乎其外之說未知是否

先生曰前會曾論及此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如何大德不踰閑小德便可踰閑蓋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出入是閑焉可也君子出入是門卽小德出入之出入字與踰字不同

劉介問陽膚爲士師而請于曾子方始受事其意多爲明允祥刑之道在不撓不枉耳曾子却拿出一片菩提心告金剛說不似左乎且得情哀矜之心卽平日所得力的忠恕否以此傳陽膚是卽廣傳孔子之一貫否

先生曰哀矜勿喜卽虞廷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之意喜字最害事有喜意便輕視民命以博自己明察使專尚刑名而緩言道化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二語分明謂爲政者當明道理以教化小民勿專尚刑名以武健嚴酷爲勝其任而愉快也子謂以平日所得忠恕教陽膚亦是謂傳孔子一貫于陽膚未免牽合

尚無名
卷之二十六

其

明

其

明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六

孟子問答

孝經問答

性理問答

史鑑問答

人物問答

學問內篇問答

學問外篇問答

說易

附錄制藝三首

附錄全城定變記

張少司馬先生作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孟子問答上

劉介問孟子見梁惠王章原是痛絕利字觀王曰節
 只是責備為君至萬取千焉以下却又責備為臣
 文意不矛盾乎愚意還就責君說如云於萬分中
 臣剛剛的取了千分於千分中臣剛剛的取了百
 分為君者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至於
 倡導臣民惹起爭奪其心未肯以為足也不知是
 否

先生曰萬取千焉以下正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之實

臣之後義先利不奪不饜誰導之君導之也言之悚然
可畏下文未有仁而遺其親二語亦是就臣下說 又
曰若謂萬取千是君萬分臣下剛取千分是萬與千矣
于文法亦不合

楊世滋問道統肇於帝衍於王至我夫子始集大成
這大成不是集夷尹惠的是集二帝百王的蓋堯
舜雖是傳心二典三謨都不曾露箇仁字至商書
虺誥伊訓有一二仁字偏就政事上說又不曾拈
箇心字孔子以仁爲教直把人本來面目一字拈
出至若心不違仁欲立欲達天下歸仁等語又將

心與仁與天下三者緊緊關合使學者奏體用俱
全顯微無間的工夫蕩蕩巍巍盡人可做卽此是
孔子集大成處卽此是孔子超二帝百王處未知
是否

先生曰古今聖賢帝王皆有成就至孔子而大之所謂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會百王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
其吉凶自不必謂集三子之大成亦不必謂以仁立教
爲集大成

劉介問晉公之於亥唐節原是誇他不挾貴至弗與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六
共天位以下却又不足他何哉愚意還就誇他說
猶云終於此敬賢而已矣始終不變也弗與共天
位治天職食天祿乃是不欲以臣子之事煩他始
終以師禮事之故曰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
見他鋤去侯王本色退而甘于子弟之篤謹以士
尊賢自處不以王公尊賢自居耳不知是否

先生曰晉平公友亥自是鋤侯王之本色以尊賢下士
此亦邦君中之矯矯者但終於此及弗與共天位等語
俱是不足之意若以弗與共天位爲不欲以臣子之事
煩之則堯之友舜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反出晉平下

乎上下四節原是一步深一步終於此以下爲下文堯
友舜張本也

孝經問答

宋一鳳

係友

問長守富貴方謂之孝是聖人但以富
貴歆動人

先生曰此正是實在道理此章爲諸侯而言富貴正是
緊要的諸侯有社稷人民原自富貴惟能長守富貴所
以能保社稷而和人民必是能不驕能制節謹度此便
是諸侯之孝若在上而驕不能制節謹度便不能長守
富貴便不能保社稷而和人民災害生禍亂作何能得

國人之歡以事其親又豈得爲孝富貴不是不好字面
只爲求富貴者把富貴字污辱了世人動云祿之以天
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是伊尹高處不知尹只論道義
若非其義也卽非其道也所以弗顧弗視豈天下千駟
便是不好的

祜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不聞道則七尺之軀究與
草木同腐夫父母生之身莫重焉人能求言孝思
則所以貴愛其身自不容不至矣孝經云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君子不貴狗
名至顯父母則必曰揚名明乎貴愛其身以及其

所自出也名者實之副也故人不立身非孝也人
不行道非孝也人不知禮義非孝也人不忠君信
友非孝也

先生曰要思何如立身必立得定方行得正亦必行得
正方見所立之定必能立能行方能揚名顯親不至揚
名顯親不謂之行道不謂之行道卽不謂之立身 又
曰身者父母之身亦天地之身也必不愧于父母不愧
于天地始爲立身 又曰揚名者立乎其名之本耳一
有務名之心精神便向外便是立身行道不真切
先生因論天地之性人爲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人

皆可以爲堯舜及陽明滿街皆聖人之說總爲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卽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人可以作聖以人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河之魚皆得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水則死人皆得天地之氣故能生若離氣則死故當受胎時本於父母之氣然父母之氣天地之氣也及分娩時落地一頃便已接天地之氣矣設使置於無氣之處則氣所不到其人必死此氣正所謂至大至剛貫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充周人若養得到自然塞乎天地之間至於生物亦是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蠢所以僅能動植而不如人之能靈此是生人之大本原處潛心靜會必能有悟 又曰學問必造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如吾曾登泰山觀日出俯視群山有如堆土及烟霧雲雨繞于山脚而其上青翠晴嵐自若未履其景語或不信使實履其地必低徊嘆服深信其然

宋一鳳問人必自愛敬其親乃能愛敬他人世間那有不愛敬其親而倒去愛敬他人的理意將爲能愛敬其親以愛敬他人者可謂之德禮不能這樣愛敬其親以愛敬他人者卽謂之悖

先生曰世間亦有此一種人不愛敬親而偏去愛敬他

人者聖人說話原是徹上徹下的道理

性理問答

劉介問性理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愚謂無極之說果在有生之際乎抑在有生之先乎果就一物言之乎抑就不物於物空空曠曠而泛言乎如謂在有生之際與夫一物所應有者則又似有極如謂在有生之先與夫空曠無物者則事既未形理亦未著似當不論矣又何有極無極之足言乎儒家之言間有涉玄幻者恐卽無極之說乎敢

請

先生曰太極之說昉于易無極之說昉于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周子可謂有功于易六無極者指太極之無形象無方所無可執着而言與他老空玄之說天淵懸絕 又曰陰陽只是氣太極在陰陽中是氣中之理氣則有形象方所之可求理則無之故曰無極若就人說有生方有氣有氣卽有理非有生之先別有一太極亦不是空空曠曠而泛言之一物亦然物物皆然天地萬物無不然至于此中理氣合一之妙宜于自心領悟悟後方可與語

史鑑問答

兆瑜問論武王者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言似謬蓋武王之得天下原出無心當紂惡未貫盈時有觀政而無有觀兵惡既貫盈奉天而行宜誅則誅亦不必觀兵且武王臣也紂君也豈有先觀兵而後伐之理未知有當否

先生曰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史記諸書乃謂有十一年觀兵之事朱子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觀兵之說多爲書序誤

兆瑜問昔者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淺弱矣夫以聖人治國而猶胎禍于後世且預料之何故

先生曰尊賢而尚功尚字便有喜功之意其流弊必至急功利喜誇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豈因尚功尚字看出流弊必至此乎至尊賢而親親自是周公治魯家法卽論語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四事也何以太公卽曰後寢弱乎此或後人因田氏篡齊三家專魯而託爲二公之言耳若謂二公彼此互言似未必確

劉鍵問曹丕篡漢昭烈卽帝位以承大統是矣費詩猶諫不宜速卽帝位是耶非耶

先生曰按綱目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竟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卽帝位于武擔之南以諸葛亮爲丞相三代而下群雄爭長方得一隅遂稱尊號委非事體費詩之諫亦是正論然論時勢事機昭烈不可不立不得不立曹丕之篡漢自立漢之正脉已絕昭烈不立炎祚墜矣綱目書曰漢中王卽皇帝位正統也先正位曹丕旣立昭烈卽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卽位于鄗晉元卽位于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于自帝者之比予昭烈也君子曰費詩之諫經也昭烈之立權也

人物問答

劉鍵問堯男一曰監明一曰丹朱其餘七人不知何名

先生曰按路史帝堯初娶富宜氏曰皇生朱鰲狼媚克兄弟爲鬪鬻訟嫚游而朋淫又曰朱之兄考監明先死不得立庶弟九淮南子曰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孟子曰使其子九男事之庶弟九卽九男也然其名不可考矣凡質問當考論身心倫理與聖賢性命之學如僻事閒談謂之失問

兆琳問五相臣堯禹以身王稷契王于後說者謂益王于秦不二世亡以其烈山澤有傷天地和氣故也夫于公斷獄必曰高大其門豈以聖臣而遺禍于後耶

先生曰福善禍淫固是定論但當執善不善以衡禍福不當執禍福以繩善不善若執子孫王不王及修短之說謂益烈山澤爲遺禍其說甚穿鑿秦雖益後至秦政

已是呂不韋後况政身作暴虐自促國祚何可以此論益

兆琳問周公太公同輔武王太公獨無訓誥見于詩書何故

先生曰太公以鷹揚開大業周公以制作定太平武功文德二者並重古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也二公功德言俱足不朽太公雖立言差少然陳丹書之訓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周公所其無逸諸訓何異泰誓武城安知不經太公之手不必以訓誥不見于詩書分軒輊也

兆璜問孔子孟子上下百餘歲其出處恍如一轍如
微子章多記孔子出處孔子之去齊去魯非孟子
之致爲臣而歸乎孔子之心不達于沮溺楚狂丈
人非孟子之心不達于仲子景子時子充虞留行
諸人乎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非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乎憮然非不豫色乎三日不朝託燔肉而行卽
三宿而出晝之心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卽
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宣
王曰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又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噫深爲吾道惜也敢問

先生曰聖賢立心起念只欲行道于天下所謂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一片爲世道爲朝廷
爲生民熱腸無片刻放下但不用卽行不合卽去必不
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耳

楊英問漢高帝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劉氏者
必勃也夫勃其倖安劉氏者也萬一陳平之謀不
行呂產之兵不解將置劉氏于何地乎且勃謝事
環甲而坐以防不虞卒不免囹圄之誣陳平足智
多謀嘗謂王陵曰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他日
反邪歸正君不如臣此言幸而中耳設平先呂后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死則周勃能入北軍乎劉氏能正面南乎區區
玉之疑又不足論也未知二子孰賢

先生曰知臣莫若君安劉必勃高帝得之勃卒與陳平
將相驩入北軍下令左袒以安劉氏高帝之言驗矣之
二臣者皆漢功臣也但當太后時阿意曲徇幾危漢祚
而平勃同聲謂王諸呂無不可及對王陵乃曰於今面
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此佞者之
禦人口給耳故平勃者謂漢之功臣則可於古大臣之
亮節純忠槩乎未有聞也倖而成功則天也袁盎謂絳
侯功臣非社稷臣當是定論

英又問伍員范蠡人謂其功名權謀差足相當然員
初雄於潼關一偉丈夫也而不能免父兄於難又
不能自保首領而寄子於他國自吳師入楚幾覆
楚祀且鞭平王屍夫員非初仕楚乎乃憐其父而
恨其君若此蠡之隨句踐入吳也患難不忘大義
卒脫石室之囚其後預知禍之將及而滅迹汎湖
可謂明哲保身矣然始不能輔君於不敗終不能
致君子長享區區以歸湖爲高且妄傳偕西子而
去其於伍員爲何如也

先生曰伍員功名之士也謂其能爲父兄復仇差足吐

氣然鞭屍撻墓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幾無人理雖預卜越之沼吳又何取焉范蠡石室之囚近于見危授命五湖之遊近于明哲保身其亦末世忠智矯矯之士乎君子取節焉

學問內篇問答

維祐問曰祐初有志於學而自信不篤未免惑於世情毀譽而旋易其志雖十餘年來兢兢業業天理一念不敢或忘而人欲貞勝自覺過端不少回頭猛省業已半生碌碌無聞真是可哀因痛父見背未盡菽水無以報罔極萬一惟有勉強立身可

稍慰九泉自今伊始洗心向學無敢作輟謹陳所見惟

兄教之

先生曰爲學要立志毀譽搖惑人欲貞勝作輟荏苒只是志不真切自今洗心向學回頭是岸

祐問今天下多諱言講學仕途尤忌所以諱而忌之者非以其方而近于迂也哉衆人皆圓我獨方衆人皆捷我獨迂豈惟犯諱觸忌且羣而非笑之矣因人非笑而遂易其志喪其守此學問所以終不明於天下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子曰學

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固士人之本業也自身心性命以至日用倫常應事接物莫非爲學要在親師取友以講明之然後不致差謬然而所貴乎講學者爲其實見諸行耳實見諸行而後事物倫理常敘身心性命得正士志於道苟有確乎其不可拔者則亦何畏乎非笑何用乎忌諱

先生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非謂講學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得不講不敢不講便認就一路出頭承當孜孜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 又曰學之不講是爲書筭講之不行是

爲說鈴剽襲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爲衣冠優孟 又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

祜問書首言欽禮首言敬欽亦敬也是敬也者千萬世聖學之源也讀典謨五篇君臣交儆曰欽曰敬曰慎曰戒曰寅曰恭曰艱曰祗曰勅曰兢業曰無怠荒曰無傲何謹嚴也禮曰毋不敬易曰乾惕詩曰戰兢無非是物故以此進德則德日崇以此修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業則業日廣以此處于世則動罔不臧是敬也者
非特傳心實居身之善物也有天下國家者皆不
可以不敬

先生曰敬者千古聖賢帝王傳心之法上接往古下開
來今參兩天地維持風教只是一敬爲主堯欽舜恭禹
祇湯懼文王小心翼翼孔曾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子思戒慎恐懼必慎其獨舍此一敬別無學 又
曰生死存亡禍福治亂之關繫乎敬不敬耳天子不敬
則失天下諸侯不敬則失其國卿大夫不敬則失其家
士庶人不敬則失其身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儒者皆謂不可不敬吾直謂不敢不敬

維祐問談者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稽於古雖聖賢
亦不能無過特有過卽改耳是故湯聖人也而改
過不吝顏子大賢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今人有過輒自羞沮謂吾茲過矣終難以
遷善矣而遂甘自菲薄衡人者亦每苛求其瑕而
不復問其將來嗚呼天下寧有生而完人哉夫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猶無過也湯不聞以
過而貶聖顏不聞以過而損賢秦穆亦以悔過而
卒成賢霸載之於書人奈何以過而自棄哉

先生曰聖賢未嘗無過聖賢亦未嘗有以過累特其過與人異其改過又與人異所以爲聖賢也論人者當存觀過知仁之厚自修者當勵改過不吝之勇

劉介問介自二十失恃迄今十有九年母存日衣食間朝夕謀我慈苦異常及沒后每年冬初必夢寤而大哭今漸不夢矣胞弟一人每遇事責之過苛前歲病隕介每深自追悔嗟乎天倫之樂早已不全百年之期業履其半而介猶然落落草茅居處靡定事業悠忽每一念及真不才也敢問此不歉之念當何如自慰乎

先生曰曾子云親戚旣歿雖欲孝誰爲孝兄弟耆艾雖欲弟誰爲弟言孝弟貴及時也子于養母友弟已苦不及矣風木之悲在原之痛何以自慰非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不可

學問外篇問答

維禋問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祖宗朝亦間行此法今

上復行辟舉之法雖曰崇古實則法祖宗舊制然亦豈無不察聖明得人輔治至意率爲子弟姻親求通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顯之階乎愚謂當輟罷此條仍以八股取士又必
令典文者皆博洽深謹之選而士之砥行立節通
經學古者一時不難入彀中今日之弊主者既非
其人而所取之士異日又取陋劣者登之賢書故
天下士幾何不落落落晨星也一得之見何啻窺天
于管中哉請問

先生曰制舉自不可罷辟舉亦當兼行然必其難其慎
合里選之公核舉加之人精論試之條嚴連坐之法其
可也雖慮有私豈可因噎廢食 又曰有天下者以制
舉爲取士之常法以辟舉爲取士之正法然非明正學

甲孝弟謹庠序端教化進君子退小人而欲得真才以
成唐虞三代之治抑末矣是故君子貴反其本焉

廌問宰我欲爲期年之喪孔子斥其不仁固無論矣
設人子居三年之喪朝廷召用仁人于此從違何
居卽往召而服色禮制何居方無愧于人子且如
人臣當國家重大責任又值國家變故之秋惟其
人能勝之他則非選爾時忽有父母之喪上不允
放勢不能歸爲人子者其何以處此

先生曰三年之喪古今通喪豈有以功名富貴而遂短
喪之理如值國家大變君特召之或在位不允其去古

亦有之謂之起復然非變故軍旅危急存亡之秋則不可口實此例如張江陵爲相在

神宗之初亦有功只爲不奔喪遂爲天下後世訾議况其他乎 又曰起復服色宜用素服不與喜晏不恣談笑不飲酒食肉常存哀戚之心如在喪次旣謝事歸仍宜終制此必至之情不易之理

說易

門人盧從心錄

先生曰伏羲畫卦爲乾蓋乾天也上下皆乾是純陽至健已包得元亨利貞了故文王係辭曰元亨利貞只盡一箇乾字然在天之春夏秋冬在人之人之仁義禮智那不

是元亨利貞總是箇剛健不息的道理帖括家每以元亨利貞作君道看殊不知一聖人之易卽孔子彖傳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孔子之易也豈可以之作文王易乎只以元亨利貞摹寫乾字正是經龍陽物也故六爻俱稱龍龍有變化之妙然老變而少不變陽數九爲老七爲少故爲陽爻皆爲九初爻乃乾之頭一畫本屬地故取象爲潛是龍尚在地中正当養其飛躍之體故說箇勿用勿用者勿輕用也非終于不用也

二爻乃乾之第二畫本屬人故說箇大人此龍方出乎地上有霖雨膏澤之施故象爲見龍在田而爲所利見

也

三爻乃乾之第三畫本屬天天則不息聖人之學亦是
不息故變龍而言君子其實君子一龍也先儒每以乾
乾解作憂惕固非至於終日字夕字無解不知此卦上
下皆乾是此卦至三爻一乾盡而又一乾相接故云乾
乾其終與夕者是終一日之乾至夕又一乾生是晝夜
乾乾循環不斷與天行同也

四爻以大勢論在三之上是龍有躍起之意故取象於
躍然以上卦乾體言亦屬地故有在淵之象龍在淵若
下於田而一躍則向乎天矣惟在淵則或躍而又不遽
躍故无咎

五爻以上卦乾體言亦屬人故亦曰大人龍至是不止
于出潛躍淵且飛而在天矣是在人則以聖人之德居
聖天子之位故曰利見也

上爻以上卦乾體言亦屬天故名爲上然又在兩之上
是陽極於上龍過亢矣故象爲亢龍唯龍則善于變化
悔其亢而復返於潛不肯過亢如是則龍德可全矣故
不言吉凶悔作悔悟之悔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用九者言六爻皆用九六爻卽羣
龍也而在六爻各以潛見惕躍飛亢露其頭角是偏於

一卽偏於剛爲龍有首矣此則失其剛柔變化之道何
吉見羣龍無首者是不偏于潛見惕躍飛亢而渾之爲
一隨時變化如環無端亦復無迹之可名何首之可見
如是則剛而能柔吉之道也

夫子文言申初爻象傳而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煞有
意味帖括家每於樂則行之句解爲時在我可樂也則
出潛而行其道若然是大行有行窮居無行矣况於本
爻潛字之義又不貼合潛隱中原自有可樂處如孔子
在中之樂顏子不改之樂可謂無樂乎樂則行之者是
遯世時樂吾道行吾素窮則獨善其身者也憂則違之

者是不見是時愠于羣小亦可憂也憂則少不得委曲
違避之所以重吾身重吾道因以重天下萬世也憂則
違之依然樂則行之而已然憂悶二字有辨憂大而悶
小悶則止一身憂則關萬世

先生嘗發明易理謂易以爻象占玩其旨最微近世多
以君道臣道影喻立言去聖人之意曰遠嘗欲與
諸門人講究全易而未暇及偶論乾卦心敬錄數
語以誌誠服惜管窺未全或失

先生之本旨耳

制藝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聖人論經國之全復權其濟變焉夫食兵信足此三者故全也必兩議去而濟變之意微矣且世之論政者大抵主富強之說不然則迂浮無用或苟且補苴之計而已夫治不本王道學不經世用君子不舉焉亦惟識其大本之所存而審經制之宜豫思患之防以致詳之耳是故子之語子貢以政必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斯三

者去一而可以爲國也哉農用八政必先食貨凡以其
爲民天也天生五材忘戰必危凡以其爲國之大事也
惟天降衷厥有恒性凡以其爲國之本而民情大可見
也此豈食兵先而信後乎非也抑兵食足而民始信乎
非也古昔聖王藏富於民寓兵於農故民不苦于輸土
不譁于伍而上有因心之教俗多君子之風夫如是又
安有所謂不得已哉雖然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日設一
旦羽檄旁午仰屋棘手選募之令急兵亂于下矣徵派
之智多民勤于食矣盈廷之說雜人匿其情矣議政者
方思所以有加於兵者而子貢曰去子卽曰去兵又方

思所以有加於食者而子貢曰去子卽曰去食則何也
吾未聞去兵食而尚可以爲國者兵何可輕言去然而
所必不可去有甚于兵者存毋寧去兵食更未易言去
然而所必不可去有甚于食者存毋寧去食要之所謂
足者非猶夫後世聚斂僉練之術也菽粟而仁天下有
勇而使知方蓋植信於兵食之先而貫信於兵食之後
其爲足固甚弘矣所謂去者非猶夫後世支吾束手之
窘也兵無節制不如無兵食多耗溢不如無食蓋微用
其去之法以陰行其足之意其爲足又甚約矣然則政
雖言三言二實一而已聖賢論政必本王道如此噫王

道不明而儒效不彰足與去兩失之其能國乎故謀國者不可不知本務

善必先知之

約知於善前知本乎道也夫善之必福道固然也舍此而知皆後焉爾且誠明之性繼善者也誠則明者明乎善而已矣安問福哉借使因福而善則其善已薄矣必因福以知善則其知已晚矣雖然善不極之集禧其善終未真知不先之凝命其知終未確吾故於福之將至而知至誠非前知乎福也知善而已人之知福以福至誠之知福以善故人不知之而至誠知之也人之知在累洽重熙之後至誠之知在積德行仁之始故人之知後而至誠先也人以福善爲或然或不然之說至誠以

福善爲一定不可易之理故人之知難必而至誠必之也帝王彰善之權往往錯貸而不可信至誠信之先矣作善降祥理有必然數不能逃也雖當陰陽雜揉之候舉世夢夢持世者每不能主保合之孤力而至誠有獨鑒焉者以前華袞之用是不於降之日知之而於作之日先知之天地祐善之治默默陰用而不可窺至誠窺之先矣積善餘慶數或未然理不可誣也雖當孤陽蝕晦之時天亦茫茫自信者尚未必保遯世之無悶而至誠有預識焉者以參造化之微是於積之日先知之尤於積之日必先知之知則知夫有一念之善有終身之

善有累世之善善不可以一端盡也惠迪之吉若視其分數以相畀就令事應偶乖而考祥之至理已在榮枯毀譽之外豈必責報於目前知則知夫有以一身之康豫爲福有以一世之寧謐爲福有以千秋之正氣爲福福善亦不可以一端盡也玄感之符若秘其大美而不言即使氣數難齊而立命之真學自有亨屯濟蹇之能豈俟效靈於推測是故以禎祥知後而不可必也以蓍龜四體知後而不可必也神鬼有不可預洩之福機惟性之善嘖然開之先占驗有不可盡憑之福應惟誠之明斷乎不容爽故曰前知之道明乎善而已矣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孝經藝

論君子事上之忠本之于孝思也夫事上不忠非孝也盡之而本於思其忠蓋不獨進時然耳夫子論孝至此若曰先王之教臣子則求忠於孝其大端矣第忠之名人爭爲之其實未易盡也忠之實人欲盡之其心更無盡也故言孝者必曰不匱之思而事上本此矣何者人臣伏處膝下豈無誦讀而戴聖明及立朝而聲華奪其素志則事或不忠吾不咎其不忠而咎其致身之義未殫卽其委身事主亦欲竭忠以利社稷迨登對而咫尺怵于天威則忠或不盡吾不謂其不盡而謂其結念之

隱未真是故君子之事上也人盡事也而其事獨異焉者則人盡進也而其進有獨異焉者君子未事上時所盱衡世故倦懷廊廟意必曰吾獨不得上而事耳今既事之矣堯舜誰之親見飢溺誰之由已凡上之所宣布德教而消彌災亂者皆事上之責也何可不忠卽自謂可不忠也質之分義敢不忠乎我想其忠有孜孜盡焉不能自己矣君子既事上時每地位尚睽信任或疎意又曰吾獨不得進而事上耳今既事上而進矣誠正之外無學術富强之中無事業凡上之所明天察地而通神光海者皆忠于上者之任也何敢不盡卽其敢不盡

也盟之寸心忍不盡乎我想其盡忠有疊疊思焉愈不能自己矣而於是識君子之忠豈必于進也哉卽當未進葵藿之思未嘗一念少貸特對揚之頃覺憂危聖明於進有倍切焉者故雖泄沓成習容悅自固我弗敢然也蓋吾盡吾忠上責我我無遁責卽上容我我愈無以自容耳而於是識君子之盡忠豈獨于進也哉卽當進後代終之誼亦未嘗一事少寬特其媚茲之忱覺風雲作覩其忠有獨摯焉者故雖毀譽日淆寵辱易驚我固弗變也蓋吾思盡吾忠上知我我不敢負知卽上不知我我更不敢邀知耳要之忠非猝辦卽吾愛敬其親之

夙念蘊結于瞻依乃始進而致之上也夫事上亦如其
事吾親而已矣盡忠非外襲卽吾立身顯親之本念所
含章于明發乃盡抒而移之事上也夫事上之思亦止
完吾之孝思而已矣此移孝作忠之大端也進求之則
不止此者後世上疑厭以待下下欺飾以事上臣身多
誓何以言忠故曰無欲然後可言王佐

岳等奉

先生教其忠孝至性經國訐謨隨在爲之發端故一見
于孝經注疏一見于各會語錄言之不足遂有以
制藝發抒名理者已刻見理塵全集未刻多失于

兵燹之餘誦

先生三藝或謂以古文爲制藝其實卽以制藝當語錄
也讀足食足兵見先生兩肩兵食之作用讀進思
盡忠見先生移孝作忠之梗槩讀善必先知云有
以一世之寧謐爲福有以千秋之正氣爲福尤見
先生學問識力全受全歸之大節

先生之制藝先生之理學經濟在焉讀者豈敢以帖括
義草草略過

石岳敬識

附新安定變全城記

永寧張鼎延撰

少司馬號玉調

新安古函谷移關土瘠民貧城高僅踰丈崇禎癸酉流寇渡河歲復屢歉民瀕于死者數矣乙亥

呂豫石先生致南司馬歸於是始捐家財之半與邑人築城城險而固亡何愈歉先生與紹中太封公出困賑之全活萬七百餘人所司報聞而上特進贈太封公右都御史樹坊表厥里復賜璽書先生繼父志凡邑人士之不能婚喪不舉火者悉周之戊寅己卯歲大旱蝗庚辰大旱蝗愈甚野無寸草百穀無一穫者地赤木髡山童水涸人皆相食白骨盈壑先生憫之於是盡括家所

有大小麥粟菽柿瓣皆以活人不足復鬻山莊書舍繼之又不足貸山左故人粟三百斛以賑饑者兩年凡四大賑七小賑又全活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先生之心未
有已也是歲秋餓孳遍野盜賊蜂起澠有大盜張三星者謀起兵數日饑民從者七八千人遂自澠蔓新新之四境賊盡起有于士秀劉得源郭世傑李永福徐孟夏李可升等聚衆至七八百人各分掠鄉村又有趙峪王之典者大俠也先爲劇盜劫人歛案及三星起事遂入三星縣中約期破新城私歸約所部賊李官謝應法張少吾等七渠寇聚衆至千五百人是時三星巴西犯陝

境之典使二渠約三星至熊耳山盤踞不動欲攻新新人士皆失色相向不能寢食也會監司王公辦賊至新賊西遁王公返歸雒先生乃自雒歸新語公曰王之典與三星士秀等賊窺新甚急宜思以豫防之公曰諾是日先生西游蓮花莊莊與郁山堂相距盈盈一水耳莊人嘖嘖皆云賊于八月一日軟血四日起兵六日攻新城城中已有內應者先生聞而異之密令二三人往偵之信然明日先生謂守城千總庠生張荃曰城危如纍卵而尚怡堂耶不圖禍將及而不聞耶張曰聞時賊中有庠生王俊者張甥也先生曰是可以擒之典矣以此

爲而功而必圖之張乃密誘甥俊諭以利害示以免死
蓋八月三日亭午時也俊遂獨往以計擒之典之典就
縛旣至邑邑令隔訊乃首其所以謀墮新城狀蓋內應
密謀者實繁有徒而郭允順郭則躍朱二四等其首也
邑令擒訊之皆伏辜獨二四遁去是日擒之典俊舉砲
爲號砲鳴則賊渠皆聞而遁去以告三星三星始俱西
遁于士秀等賊亦西遁矣旣而餘黨劉得源等賊哨聚
北山有二百餘人先生與令密謀命健丁數人勦擒之
死者半投崖者半餘賊七十四人盡降之越數日三星
等賊復侵新境踞于西士秀等賊踞于北張少吾等賊

踞于南所聚各數千百人城幾復危先生曰不大破賊
恐冬春之間賊不可嚮邇已時城中無兵先生有健丁
十人遂命練總游鳳麟統防兵六十人予以錢米授以
方略責以活仗非策皆踴躍前去時西北賊遠而踞山
南賊近而伺城先生曰先破南賊則餘賊膽裂矣時南
賊張少吾已來降有頃賊一股約七八百人齟齬之復
叛踞關氏寨三日不去先生曰可以破矣明日果大捷
殺賊及填溝死者約三四百活擒四十餘賊得糧三十
斛牛驢無數皆以給兵丁兵丁盡喜躍舞若惟恐此後
不入新境者士秀等賊仍踞石井荆子山龍潭等處亦

以計誘擒之五渠就擒解監司王公并前關氏所獲四十餘賊俱戮于市復擇其與城通者數人等戮于市而張三星亦爲監司王公兵大破之旋就擒授首新境之賊遂盡平朱二四張其孔等賊初逃去復入夥爲賊尋亦擒獲所招與前允順則躍等合符乃皆戮之餘賊俱招撫安業境內晏然城門盡啓先生復苦心條畫城守修繕之事輕重布之皆有次第復月餘五色靈芝生于庭先生復大賑其親族及寒士饑民而全活之乃歸維野史氏曰新城秋初盜賊環伺徵餉如沸人情洶洶反側幾危矣先生歸而呼吸定變力保危城不動聲

色而鞏固巖邑力存萬姓安危治亂之機豈不以人哉或以美先生功先生謙而不居且盜賊平轉輸息反側安而又汲汲于善後之圖早夜苦心經理就恣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子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先生之謂與 又曰新城大如斗其昔所稱富室今多日夕不果腹中人家皆餓莩也先生不憚一賑再賑三賑四賑屢賑而不厭卽其家泊然無有也而施者未倦及允順等賊之內應則以其諸父及弟不加軫恤而欲戕其首先生則無論親疎遠近皆欲尸而祝之夫仁與不仁之間其效彰彰如此然則

世之人亦可以知所趨舍矣 又曰思患豫防既濟之象也事豫則立論政之經也豫備不虞軍之善政也如豫石先生全城定變咄嗟而四境盡平豈取之臨時猝辦哉蓋自其性生孝友涵養誠正時已裕此矣所謂豫者豫其理者也豫則雖早荒搶攘亦視如平常易事不豫則手忙脚亂非紛更多事則悠游坐失事機者有之天下事何常不可爲耶先生居新兩月而新大治過此以往又未知何如矣豫之時義大矣哉

刻慎獨堂文集後跋

先太傅自銓署歸省八年家居與及門諸士會講芝泉慨然以斯道自任及南樞歸洛又復群諸士爲伊洛會發明孝經力接孔曾之傳其間山左豐邑各爲約會從遊之士亦如芝泉伊洛諸子之共相服習也于是海內皆以理學知先太傅矣庾樞相繼兵食兩肩拮据幾枯心血而食不苦竭兵不虛伍天下遂有以經濟知先太傅者矣無何而國步艱難中州先敝守城殉節變出非常先太傅不幸而以節義見當世遂盡以節義知先太傅也嗟乎讀先太傅之孝經表章

會約語錄銘箴署戒以及警學論學諸吟與夫登臨山水之作或以理學著或不拘拘以理學著于是以文章知先太傅者有之讀庾樞奏議書啓劄諭條約之類與夫新洛隱居驛累救荒藩運河漕諸議葺城定變之事或著之事功以傳或未卽著之事功而發乎言辭亦以傳又或以文章信先太傅者有之至于乙卯秦闈夢雲間忠字其巨經天戊辰出山卽以三不負入告而一心持素節丹日照長春之句見于奉常應召之日至註疏孝經以抒忠孝大原與夫砥身勵志之見于傳記論說間者先太傅或見于節義之

言或不必節義之言又無不以文章重先太傅者矣于斯時也先太傅卽不欲以文章重于世世卽不盡以文章知先太傅哉而天下後世必有深心學問之士信心理之相同揆後先之一轍以爲此美而必傳傳而可久之事不肖璜等學識謏劣自愧不類其於先人學問苦心概乎未窺藩籬獨是當日從遊負笈之士企望日愍與海內薦紳學士不見先太傅之文章因不睹先太傅孜孜學道之心繼述孔曾之微言不傳守待之緒又幾乎息矣璜等不惟有負前人其又斯道之罪人也夫以故撫心積痛廣爲搜錄亟與

同學諸子輯次明德堂詩文一集以告天下與來世
康熙二年癸卯仲夏不肖男兆璜沐手敬識于解梁之
清畏堂



